9701清華大學歷史所張元教授

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變 1 課程講義

【97年9月30日】 【古典時代----夏、商、周(一)】

一、夏代是一個歷史朝代嗎?

1、「歷史朝代」指何而言?「文字」指何而言? 參考讀物:裘錫圭,《文字學概論》

- 2、夏代若不是一個歷史時代,會有哪些困難?
- 3、夏代若是一個歷史朝代,到哪裡去找?

二、二里頭遺址,是夏代的證明嗎?

1、二里頭遺址的特點是什麼? 2、二里頭遺址如何解釋?

三、認識商代,從甲骨文的認識談起,甲骨文是怎樣解讀的?

甲骨學四堂:羅振玉字雪堂、王國維字觀堂、郭沫若字鼎堂、董作賓字彥堂。

參考閱讀:名家論述精選之十六、十七。

參考閱讀:張舜徽、〈王國維在研究工作中所具備的條件、方法與態度〉

指定閱讀:名家論述精選之二十三。

古今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,必經過三種之境界。「昨夜西風凋碧樹,獨上高樓,望盡天涯路。」此第一境也。「衣帶漸寬終不悔,為伊消得人憔悴。」此第二境也。「眾裡尋他千百度,驀然回首,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」此第三境也。(王國維)

海寧王靜安先生自沉後二年,清華研究院同人感懷哀思,不能自己,其弟子受先生陶冶煦育者有年,尤思有以永其念。僉曰:宜銘之貞珉,以照示於無意,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。數辭不獲已,謹舉先生之志事,以普告天下後世。其詞曰:士之讀書治學,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,真理因得以發揚,思想而不自由,毋寧死耳。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,夫豈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,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,一姓之興亡。嗚呼!樹茲石於講舍,繫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節,訴真宰之茫茫。來

世不可知者也,先生之著述,或有時而不章。先生之學說,或有時而可商。 惟此獨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歷千萬祀,與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 陳寅恪,〈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〉

何謂「二重證據法」?

重點有四:

- 一、紙上材料指一切古書上的記載,地下材料指所有考古發掘的內容。
- 二、地下材料主要用來證明紙上材料之可信。就是一些被認為荒誕不經,不 足憑信的書,如《山海經》、《竹書紀年》等,經由地下實物印證,亦知 包含某些事實。
- 三、要注意地下材料的局限性。我們發現古代實物只問實物中的極小量,自然不足以此小量的實物為考訂紙上材往的唯一證據。王國維說:「古書之已得證明者,雖不能不加以肯定;而未得證明表者,固不能加以否定。」
- 四、王國維取得的學術成就,主要來自他深厚的學養,而不是擁有豐富的材料。蔣汝藻為王國維《觀堂集林》作序,說:「君新得之多,固在於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,然非君之學識,則亦無以理董之。蓋君于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,于古書無不貫穿,其術甚精,其識甚銳。故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,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,輾轉相生,所得乃如是之伙也。」今天的學術界對於商代,應有怎樣的理解?

學術界以往的傳統觀念把中國古代文明低估了,對商代也是這樣。一系列考古表明,二里頭文化和早於殷墟的商文化已是具有相當水平的青銅文化,同時商文化的分布要比過去人們想像的遼闊得多。這說明,我們對商代社會文化的發展應該重新做出實事求是的估價。

商文化的分布與傳播,不等於商王朝統治的範圍,但兩者間有一定聯係的。 最近四川廣漢三星堆的發掘,證明商文化對那麼遙遠的地方也有強烈的影響。以 前已有科學證明殷墟的卜用龜甲有產於馬來亞半島一帶的,最近又鑒定出一片有 字龜甲產於東南亞地區。殷墟婦好墓的一些玉器,據鑒定很可能是新疆的和田玉 製作的。看來商朝同四方,包括外國,有著很大範圍的交往。在認識商代社會的 性質時,不可不考慮這一類的論據。

關於甲骨文也需要作更深入的理解。甲骨是商代占卜遺物,而且主要是屬於王室的,因此雖然甲骨文數量超過十萬片,內容非常廣泛豐富,究竟不能包括當時社會文化的一切方面。不能認為凡甲骨文沒有的記載,當時就不存在;以為甲骨文文例不合的即為後人偽托。弄清楚這一點,既有利於進一步利用甲骨材料,也有利於把文獻和甲骨文結合在一起研究。我們認為商代史研究應當依據文獻、甲骨文和其他的考古材料三者,才能全面。

李學勤,〈商代史和甲骨文研究展望〉載《走出疑古時代》

四、何偉(Peter Hessler)所著《甲骨文—流離時空裡的新生中國》

Oracle Bone 是一本怎樣的書?

1、陳夢家與《殷墟卜辭綜述》,趙蘿蕤與《草葉集》。陳夢家為什麼自殺?2、文字、歷史與現代社會。

參考閱讀:張 元,〈文字書寫、社會現實與深細理解:我讀《甲骨文》〉載《歷史月刊》第 239 期,2007 年 12 月號,頁 121-128。

五、商人的興起與遷都。

1、盤庚遷殷之前,商人何以屢次遷都?

遊牧說;洪水說;青銅說;發展說;行儉說。

參考閱讀:裘錫圭,〈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 研究〉,

2、商人何以聽從盤庚,遷都於殷?此一事件應如何解釋?

指定閱讀:李澤厚,《美的歷程》「青銅饕餮」。

李澤厚,《美的歷程》「青銅饕餮」